



● 谭谊 /著

心 灵 之 幽

心 灵 之 幽

谭 谊 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一九九九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灵之幽/谭谊著.-北京：群众出版社，1999.1

ISBN 7-5014-1905-1

I. 心… II. 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4085 号

版式设计：李隆昇

心 灵 之 幽

谭 谊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82 千字

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4-1905-1/I·772 定价：12.00 元

印数：0001—4000 册

代序

明代大潮，一泻千里，适时骄子创佳绩。吾年逾古稀，才习雕虫小技。时光流，人易老，宿愿不移。纸上笔耕，心血浇灌，枯容总是面壁。叙述的是故事，流露的是涵义。读君指正，兼听褒贬不一。何愁不相逢，只须心灵寻觅。

目 录

代 序

第一章	(1)
第二章	(84)
第三章	(178)
跋	王学敏 (249)

第一章

庞高雄和曼琳的新婚蜜月是甜蜜的、热烈的、高亢的，这是大多数婚配男女感到销魂的时日。不过，或许有人感觉不到蜜月的甜蜜，所感受到的是忙乱紧张，人心惶惶，一眨眼蜜月就过去了。也会有人感到蜜月如同嚼蜡，除了散漫疲劳，没有多大意思。真正的夫妻感情还是在以后的生活中培植起来的。

庞高雄和曼琳的蜜月究竟是怎么个甜蜜法呢？他们经人介绍相识之后，不久就敲定了婚期，这前后的时间是短促的，可以说是印象和举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曼琳给老庞留下的鲜明印象是她的曲线美——桔红色圆领衫绷得很紧，显现出恰到好处的水蛇腰，尤其是两个乳峰的轮廓十分突出，挑衅似的要招揽观赏者吸吮两口。开始，曼琳对庞高雄的相貌并不满意，终于在相吻时感到了他的吸引力。他张开双臂拥抱她，宽大的胸怀好似一个舒适的摇篮。两人从温柔的吻到炙热的吻，以致于两张嘴唇在一起揉来揉去，如胶似漆，长时间不肯移开。

然而真正的销魂是在新婚之夜和蜜月期间，庞高雄看到了曼琳一丝不挂的形象，看到了她裸体的曲线美，这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，不仅使老庞感到心荡神摇，而且感到有一种

面对贞洁的敬畏心理。

在蜜月期间，主宰的一方应该说是庞高雄，曼琳也不是一个腼腆的女性，她的性情是狂放的。可她没有料到，老庞做爱时不让关灯，在明亮的灯光下，曼琳赤条条躺着任老庞观赏。她的脸色微红了，透出少女一般的羞涩，她感到血液涌上面颊，仿佛成了一个退缩者，这更增加了庞高雄的主宰作用。他像一个大画家，随心所欲地执笔泼墨，挥洒自如，可谓重彩作画，自然有大气磅礴之势。

曼琳不怕老庞观赏她的裸体，而是怕他的盯视，那真叫目迷心醉，他就像一只鹰一样，一处一处盯视得那么认真，那么透彻、那么咄咄逼人，这使曼琳感到窘迫难当。庞高雄久久不肯真正行事，可他真正行事的时候，狂吻时咬曼琳的舌头，吸吮乳峰时咬她的乳头，这使曼琳反感，可庞高雄对她的阵阵埋怨理也不理。在老庞看来，他的行为方式体现了夫妻之间的情怀，这情怀是旋律飞扬的情怀，韵律交织的情怀。

销魂的时刻过去，终于到了安歇的时候，曼琳看到庞高雄关灯时的侧影，看到了他汗津津的额头和臂膀放出光亮。黑暗中，庞高雄的投影还留在她的眼前，她认为他虽然不是一个漂亮的男子，也不是一个难看的男子。既然曼琳是一个漂亮的女人，老庞又被认为是一个够格的男人，应该说这就奠定了家庭关系的基础。其实不然，家庭真正的凝聚力是从生活中来的理解和激情，是感人的和被感动的力量，也就是说它是精神上和心灵中的火焰山。

果然，过了蜜月不久，庞高雄和曼琳狂热的心境冷却下来，高亢的情爱从空中落到地平线上，不和谐的迹象初露端倪，两人之间依稀有一种游丝般的苦涩，有时甚至以愠怒的神色叙述各自的不满。

结婚不到一年，矛盾层出不穷，凡事各不相让，越演越

烈。从两人的性格看，多有相似之处，逞强、自尊、虚荣、嫉妒、爱面子等诸多特点加在一起，就像两堆烈性炸药，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成为导火索，使家庭空间发生对抗性爆炸。

夫妻争吵起来，曼琳富有魅力的丹凤眼睁大了，惊悸呆滞的目光闪烁着内心的憎恨，恰到好处的秀长脸蛋沉下来，仿佛要拉成一个丝瓜脸。这时，肥头大耳的庞高雄，与其说他满脸凶相，不如说是满脸严厉与轻蔑的神气，就像曼琳说的，庞高雄成了“胖狗熊”。两人面对面怒目而视，两张对峙的脸变形了，最突出的还是嗓门，刺耳的尖厉声音，犹如金属页子被撕裂开来，双方谁都不甘心被对方压倒，谁也顾不得把握和塑造个人的形象了。

一家的喧闹，使整个楼房都震撼起来。东邻西舍的人们都随着他们的表演当起配角来。有人在房中惊恐地倾听着，却分不清谁是谁非；有的打开窗户伸长耳朵探听，也寻找不到理解和同情；还有人把门轻轻拉开，轻手轻脚来到走廊听热闹，以求获得最新新闻。其实这些旁观者的态度并不一样，有的摇头叹气，有的撇嘴蔑视，也有人喜滋滋，很是开心，惟恐欣赏不够，吵闹就草草收场。

风暴过后，曼琳和庞高雄又和解了，免不了心中的余波还在悸动。这时双方悟到对自我的征服吗？没有，心中开始有所自省吗？也没有，至于今后如何把握和塑造自己的形象，都一概没有考虑。或许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欠缺，欠缺的只是对方。自尊心和爱面子是顽固不化的，它们像拉紧的弓弦，需要慢慢放松。双方试探着一步一步往一起走，直到再拥抱、再亲吻，要走好一段路程。

风暴过后，他们还会想起不冷静时表现出的迷失和愚蠢，那就是争着向劝架人揭露对方的过失，说得越糟越解恨。俗话说，家丑不外扬，扬出去收不回来，成为人们相传的笑柄。
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夫妻吵架是难免的，或许其中包涵着建设性的意义。常言道，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，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当然也不例外，只要夫妻情感是维系心灵的主导，某些争执反而可以使夫妻双方得到深层的理解和原谅，使爱情走向通幽的曲径。可惜，曼琳和庞高雄的争吵超出了正常的范围，那种无情的撞击，对感情的破坏力太大，任其发展下去，必然使家庭解体。离婚已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，从道德风尚及人类文明史来看，不知这种现象是喜是忧，又将发展成什么样子。

经过一场战斗，当务之急是打扫战场，这是很尴尬的事。毁坏的东西遍布于地。你摔我也摔，谁也不甘示弱，你要逞四面豪强，我要耍八面威风，后果是不考虑的。摔砸过之后，面对满家的惨状，要说一点不动心，那也是假话。鱼缸的破损，使地毯浸湿一大片，那几条名贵的金鱼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凸出的眼睛几乎要爆炸了，恨恨地瞪着室内的男女主人。其他物品狼藉遍地的碎片，呈现出痴呆痛苦的样子，仿佛在表示无可奈何的抗议。庞高雄心疼那个水晶烟缸，这是一个高档工艺品，由于坚硬，缸底完好，可惜缸沿上站立的维那斯，从腿部折断下来，无可挽回。这曾使老庞的脸上出现过难以言表的懊丧，后来一想起此事，消逝的懊丧还会浮现出来。

不言而喻，争吵平息之后，推动曼琳和老庞奔忙的就是买东西，从东城到西城，买来的是更称心如意的物品，以补充损失了的东西。他们似乎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共同观念，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”从道理上他们不会不知道，家庭生活中有幸福之路，也有误区，可怕的不是走进误区，而是走进去不想退回来，相继深入迷魂阵，想退出也找不到返回的路。开初，曼琳是想用激将法使丈夫退出误区，“我把心掏给你，你

也看不见。”“你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。”“你跟我没有真情实爱，就是睡觉。”

曼琳用刺激和侮辱性语言改造老庞，不但没有收效，反而促使老庞用同样办法还击她。于是两人便一同向误区的纵深赛跑。在日常生活中为一点小事也会争论不休，比如一顿中午饭吃炸酱面还吃打卤面，晚间电视看足球还是电视剧，都会引起一场争执。两人面对面，瞪圆了眼，争得面红耳赤。无聊和滑稽可笑的是那些互相对骂的语言：

“你混蛋。”

“你是鳖蛋、龟蛋、恐龙蛋！”

双方骂得那么俗气、低级，可又是那么严肃、那么认真、那么一丝不苟。奇怪的是，他们和解之后，两人的习性依然照旧。“老庞给我放洗澡水。”“老庞给我按摩捶背。”老庞能够一切照办，而曼琳又能接受“胖狗熊”粗鲁的亲昵、甚至是强暴的性爱。

假如不是在劝架人面前相互指责和揭露的时机，他们也想维护家庭的尊严，在人面前做出体面的样子，即使表现出人格的虚伪，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。

瞧！曼琳和庞高雄下电梯，他们紧紧挽着胳膊，跨着不紧不慢的步子，一派文质彬彬的样子。

“庞先生，庞太太，你们早！”有人问。

“您早！”

“二位到哪儿去？”

“去逛商场。”

曼琳忽然有点儿不愉快，她想，叫我曼女士，可以表现我的独立人格，叫我庞太太就处于附属地位，比人矮一头。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和他俩搭话的人又是怎样想的。人家说得蛮有礼貌，脸上的笑意却很勉强。仿佛在说，装什么洋蒜，吵

够了逛商场，我们呢，让你们吵得还受得了吗？

家庭夫妻关系如果涉足误区，不能及时回头，就会处处尝到自我挫败的苦头。

说起来庞高雄和曼琳二人也算有些来历的人。老庞是家具公司的董事长兼经理，他善于支配下属，也能按规章匡正自己，使公司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。可是这样一个能人，在家庭中却支配不了一个老婆，他的“大男子主义”“个人中心”处处受到阻挠。曼琳原来是专科艺术学校毕业，现在是鲜花店的经理，她熟知社交中的信息，又是插花艺术的行家，自称是开发人们审美意识的工程师。她和顾客打交道，语言文明，笑口常开，遇到挑剔的买主，她能展示出其独特的风采，赢得对方的信赖，是一个有魅力的女老板。可是她处理家庭问题时，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，听不得一句闲话，受不了半点委屈。说实在的，他们是两个能人，是两个喜剧人物，也是两个悲剧人物。

二

的确，在一段时间内，曼琳和庞高雄的家庭纠纷减小了许多。俗话说，忍一忍，闹一闹，忍字要比闹字高。闹的不良影响，使他们不得不暂退到“忍”的避风港。但是误区的诱惑力太大，他们找不到禁绝的有效办法，不时地从避风港

探出头来，眺望误区里的特殊景观。那里有空中楼阁，有走钢丝的峡谷。它们能膨胀自我，能扩大虚妄本能，把心灵的傲和欲增加一万倍。这种情况，往往是由于一件小事，一根神经引发起来的。

这天，曼琳去丈夫的家具店参观新产品展销。她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回到家中她就质问老庞：“那个穿超短裙的女孩是谁？”

“她——我不认识。”

“不认识你为什么朝她笑，还上前搭话？”

“那是招揽生意呀！”

“招揽生意有售货员，关你什么事。”

为这件事两人没有争吵起来，因为曼琳的怀疑没有足够的根据，老庞说的招揽生意也不无道理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。偏偏蹊跷事无独有偶。两天以后，曼琳接到家具店售货员的电话，他说，有位女士打电话要求庞董事长以优惠价卖给她一套沙发，董事长已经答应了，现在她来提货，怎奈董事长目前不在店里。曼琳一听就火了，她说：

“目前董事长不在店里，日后他也不在家里，叫我从天上给你找人吗？”

恰在这时，售货员高声说：

“对不起曼女士，不敢打扰您了。瞧，目前董事长回来了，跨进了大门，目前走到了店堂中央，噢，目前对不起。”说完便把电话挂上了。

这真把曼琳气得眼睛发绿。不过，她把柄在手，心中有了底数，庞高雄再狡猾，也躲不过去了。果然，老庞刚进家门，曼琳不容分说就向他开了炮。

“你说，那个女人究竟是谁？”

“哪个女人？”

“买沙发那个。”曼琳冷笑着说，“不就是上一次你朝她笑的那个女人。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割我的头！”

“你有几个头？”

“你想胡搅蛮缠搪塞过去，门儿也没有，今天你必须说个明白。”曼琳硬起来了。

“难道店里的事也要受你的审问吗？我偏不对你说。”庞高雄也硬起来了。

从此，又恢复了往日的争斗，不过方式有所改进，由大吵大嚷改为偷偷摸摸的哑斗。哑斗的妙用自然很多，它文明多了，含蓄多了，当然，最主要的还是对邻居的干扰减少了。爱说俏皮话的人背后说：“这实在是功德无量。”

曼琳天天追查丈夫的外遇，老庞烦透了，认为这是无理取闹，由此引起了争斗的激化。

哑斗所采取的多是疲劳战术，必然经历一个长长的相持阶段。从白天斗到夜晚，从床上斗到地下，两人常常是揪在一起，滚成一团，男的揪住女的头发往床上撞头，女的则抱住男的大腿，用牙齿咬他的皮肉。撞头的打击是厉害的，它使人晕头胀脑，天昏地转；牙齿的进攻更是可怕，它使人痛得龇牙咧嘴，好像幽灵的无声哀嚎。两人相持到疲劳不堪的时候，便一齐有气无力地瘫在床上，时已夜深人静，人困体乏。男的睡着了，发出均匀的鼾声。女的感到被这鼾声抛进无底的黑谷，她不甘寂寞，用脚“砰——砰——”踢床，挑衅不止。男的惊醒过来，浑身酸懒难当，但是他一声不吭，假装还在睡着。女的听不到他的鼻鼾，知道他是醒了，却也静静躺着不动，只要听他再发出鼾声，她便又用脚“砰——砰——”踢床。

家庭关系到了这种地步，可算是悲剧了。不过，生活中的悲剧与艺术舞台上的悲剧不一样，生活中的悲剧引不起崇高感和悲壮效应，只能引起实实在在的破坏甚至家庭崩溃。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曼琳和老庞这次哑斗没过几天，新的纠葛又开始了。起因是曼琳发现丈夫的集邮册中夹着一张纸条，是老庞的笔迹，上边写着“要是你真把我放在你的心上，那就暂时牺牲一下天堂的幸福，在这冷酷的人间痛苦地活下去。昭示我一生的行事吧。”曼琳看罢，顿时气急败坏，脸色绯红。这明明是和那个女人的关系刻骨铭心，第一次和她笑着调情，第二次帮着她选购沙发。亲手写的纸条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纸条下边还有一行字“悲剧的怜悯和恐惧”。这个注释的含意非常清楚，怜悯是相爱中的怜悯，恐惧是担心败露的恐惧，结果必然是一场悲剧。

曼琳忍无可忍，越想越气，她藏起纸条，随手把老庞心尖上的集邮册撕得七零八落，那些珍贵的邮票好像被搓揉碎的花蝴蝶纷纷落地。庞高雄回来看到这种凄惨的景象，好似被激怒的一头野兽，在房中凶恶地转来转去，要咆哮不能咆哮，要哭泣不能哭泣，好像心窝捅进一把刀子。多年心神积累的精品毁于一旦，全部化为乌有。

“你为什么撕我的邮票？”

“你为什么给那个女人写纸条？”

庞高雄听了一愣，不知她说的是什么，一时间张口结舌。

曼琳得势，她说：

“小木匠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，当初你不过是沿街叫喊承做家具的个体穷木工，现在你发财啦，想走桃花运啦，别忘了你那时的穷酸相。”

曼琳的连珠炮的确使老庞有点发懵，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，反驳说：

“你这是望风捕影，胡说八道。”

曼琳显出狡黠的笑，转身把纸条拿出来摆在老庞的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：

“你还想抵赖吗？”

庞高雄朝纸条瞅了一眼，立时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觉得实在是荒唐之极。但是他又犯怵曼琳刁钻、蛮横、不讲道理，压住心中的怒火，不慌不忙地从书柜中找出莎士比亚的剧本《哈姆莱特》，打开书页递给曼琳，让她与纸条上写的相对照。曼琳看了，才知这是剧中人物哈姆莱特的临终遗言。庞高雄读剧本时，非常欣赏这种句子，便顺手抄下来，无意中夹在集邮册里，不料竟引出这样的祸患。使老庞难以容忍的是，曼琳并没有就此承认自己的过错，反而讥讽地说：

“你本来就不是一个正派人，”曼琳也斜着眼睛说，“打电话让你选购沙发的那个女人是谁，你根本没有说清楚，你能清白吗？所以纸条的事也就不能怪我了。”

庞高雄控制住心头的怒火，可在家中一刻也呆不下去了，他没有动武，也不想变成软骨头，他四处寻视，看到洗脸架上有一盆洗脸水，他把水盆端起来，连盆带水整个泼在双人床上，顿时床铺上开了河，一道道细流好像舞动的小银蛇。

平庸的心灵制造出平庸的苦恼。庞高雄愤怒地走出家门之后，曼琳一个人竟是冷静下来了，她望着地上五彩缤纷的邮票碎片，望着床上湿漉漉一大片水，油然生出玩世不恭的心态，觉得两人的所为颇有情趣，甜酸苦辣各味俱全，面对这种情景，咀嚼起来回味无穷。

曼琳看着想着，过了一会儿，又出现了另一种视觉，满地的纸屑变成一群黄蜂，它们飞来扑向女主人，蛰得她满头满脸全是红肿疮。床铺上渗透的水，又显现出舞动的小银蛇，它们从单子下边拱上来，直钻女主人的身体穴位。于是她全

身的每根神经又紧张起来，神经质差一点促使她叫出怪声来。这时她切肤的感悟，是要找到一种真正的生活，青春不再，年华水流，现在已然走向中年的边沿，等到年老没有多少时光了，即使找到真正的生活，还能有多少欢歌笑语呢！

三

马路上车流如水，杨亮驾驶一辆轿车融汇在如潮的车流中。在风驰电掣的行驶中，司机会意识到这是一种享受，也是一种冒险，速度可以延长生命，也可以缩短生命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。所以一个稳重的司机，从学车考本子到开张拉活儿，总是小心谨慎，认真执行规章制度，以保证交通安全。杨亮在别的方面谋生曾遭失败，自从当了司机开车揽生意，他走运了。在他看来，这个职业自由自在，经济收入又颇为可观。

杨亮驱车从一条公路拐向另一条公路，这条公路行驶的车辆少多了，不知为什么他的车速反而减慢了，或许是在寻觅顾客，或许不时地在沉思什么。车子顺畅地向前驶进，正在这时，他发现前方有一个人，一个戴墨镜的女人。他想，找到了一个顾客，可他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。那个女人没有站在路旁等候，也没有向驶来的车辆招手，而是迎面站在车道上。这是怎么回事。杨亮脑中掠过一个闪念，想起了那起

心灵之幽

车祸，他不是肇事者，而是救助者，为此，他曾获得“见义勇为好司机”的称号。这一次却不同了，看样子祸患要落到他的头上。

墨镜女人不像是对交通规则无知，而是有意要撞车。她摆出一种堵截的架式，对车的冲撞毫无惧色。她为什么要寻死，这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，可是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据说寻死的人在追求所为“解脱”的瞬间，脑中一片空白，没有记忆，没有展望，仿佛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了，只是空白中晃动着一个黑色焦点，这便是寻死者要捕捉的唯一目标，投向这个目标，生命就像一个爆炸物一样四分五裂崩塌了。

在杨亮的视线内，公路好似一条传送带，车子不动，而是传送带把墨镜女人飞速传递过来。惨祸的发生，或则把寻死者的躯体拥在轮下轧得骨折肉绽，或则被车头撞出去摔死在路面上。其他的可能看来是没有的。十五米——十米——五米，正在这时，杨亮眼疾手快急打方向盘，“嘎——”的一声来了个急刹车。车子停下来，车头已超出墨镜女人许多，车身距她只有半米。

“你不要命啦？”

杨亮推开车门探出头来愤怒地嚷道。

“看你说的，我怎么会不要命！”

“这是可以闹着玩儿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就想找你闹着玩儿。”

杨亮怒不可遏，他摔上车门下了车，看样子要揪住这个女人去见警察。不料他走到她的跟前，她一下子把墨镜摘下来，现出一张秀美的脸，两只丹凤眼颇有魅力，可惜眼皮红肿了，眼眸中依稀还有泪痕。

“曼琳，是你！”

“连我也认不出来啦。”